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正宗卷四

詳校官右中允<sub>臣</sub>薩敏

助教<sub>臣</sub>常循覆勘

覆校官中書<sub>臣</sub>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范鑒

謄錄監生<sub>臣</sub>戴朝環

欽定四庫全書

文章正宗卷四

宋 真德秀 編

議論一

祭公謀父諫征犬戎

國語下同

穆王將征犬戎

韋氏曰穆王昭王子穆王滿也犬戎西戎別名

祭公謀父諫曰

不可

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為王卿士謀父字也

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

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是故周文公之頌曰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先

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

用明利害之鄉

示之以好惡鄉方也

以文修之

文禮法也

使務利而避

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昔我先世后稷以服

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密用失其官

不密棄之子

而自竄於戎翟之間

堯封棄於邠至不密失官去夏而遷於邠邠西接戎

北近翟

不敢怠業時序其德纂修其緒修其典訓朝夕恪

勤守以惇篤奉以忠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

奕亦前人也

至

於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

喜商王帝辛大惡於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於

商牧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王

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

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

日祭

日祭祭於祖考謂上食也近漢亦然

月祀

月祀於曾高

時享

時享於二祧

歲貢

歲貢於壇

終王

終謂世終也朝嗣王及即位而來見

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

修意

意志意也謂邦甸之內有違闕不供日祭者先修意以自責畿內近知王意也

有不祀則

修言

言號今也

有不享則修文

文典法也

有不貢則修名

名謂尊卑職貢

之名

有不王則修德

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序成而有不至則

修刑

序成謂上五者次序也已成而有不至則有刑誅

於是乎有刑不祭伐不

祀征不享讓不貢

讓謹責也

告不王

謂以文詞告曉之地遠者卑輕也

於是

乎有刑罰之辟

刑不祭也

有攻伐之兵

伐不祀也

有征討之備

征不

享有威讓之令

讓不貢也

有文告之辭

告不王也

布令陳辭而又

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

不服今自大畢伯仕之終也

大畢伯仕犬戎氏之二君終卒也

犬戎氏

以其職來王

以其職謂其嗣子以其貴珪來見王也

天子曰子必以不享

征之且觀之兵

享賓服之禮

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

乎

頓敗也

吾聞夫犬戎樹惇

樹立也言犬戎立性惇樸

能帥舊德而守

終純固其有以禦我矣

禦猶應也距也

王不聽遂征之得四白

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 召公諫監謗

厲王虐國人謗王

韋氏曰夷王子厲王胡也

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

矣

召公召康公之後穆公虎也

王怒得衛巫使監

古衛反

謗者

衛巫衛國之巫

也監察也以巫有神靈有謗必知之

以告則殺之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不敢發言以目相晒而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止弭

也召公曰是鄭之也鄭防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流者曰川

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是故為川者決之使導為

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獻

以風也列士上士也無目曰瞽瞽樂史獻書史外史也周禮外史掌三

皇五帝師箴師箴師小師也箴箴刺瞽賦無眸子曰瞽賦賦賦

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周禮矇主百工諫百工執

上諫者執藝事以諫謂若匠庶人傳語庶人卑賤見時

師慶諫魯莊公丹楹刻桷者得失不得達傳



以語士也

近臣盡規

近臣謂驂僕之屬也盡規盡其規計以告王

親戚補察

補補過察

察政也傳曰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過

瞽史教誨

瞽樂太師史太史也掌陰陽天時禮

法之書以相教誨者單襄公曰吾非瞽史焉知天道

耆艾修之

耆艾師傳也

而後王斟酌焉

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

財用於是乎出

猶若也山川所以宣地氣而出財用口亦宣人心而言善敗

猶其有

原隰衍沃也衣食於是乎生

廣平曰原下濕曰隰下平曰衍有澆曰沃

口之

宣言也善敗於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阜財用衣食

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

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

與辭也能幾何言不久也

王弗聽於是國人

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於彘

芮良夫諫專利

厲王說榮夷公

韋氏曰榮國名夷謚也

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

夫榮公好專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胡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

其極猶日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於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既榮公為卿士諸侯不享王流於羗

虢文公諫不藉千畝

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

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

敦龐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古者大史順時視

脉音也視

陽瘳

丁佐反

憤盈土氣震發

瘳厚也又方言楚謂怒為瘳憤積也

盈滿也震動也發起也

農祥晨正

農祥房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日晨中於午也農事之候故曰農

祥日月底於天廟

底至也天廟營室也孟春之月日月皆在營室

土乃脉發

脉理

也農書曰春土冒概陳根可拔耕者急發

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於

初吉陽氣俱蒸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膏穀乃不

殖渝變也膏災也言陽氣俱升土膏欲動當即發動變瀉其氣不然則脉滿氣結更為災病穀乃不殖

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

史太史陽官春官司事主農事官也

曰

距今九日土其俱動

距去也

王其祗被監

古懺反

農不易

祗敬

也被齊戒  
被除也

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

於藉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

樂

大師知風聲者協和也風氣  
和時候至也立春曰融風

王即齊宮百官御事各即

其齊三日王乃淳濯饗醴

淳沃也濯溉也饗飲也謂王沐浴飲醴酒

及期鬱

人薦鬯犧人薦醴

犧人司尊也

王裸鬯饗醴乃行

裸灌也灌鬯飲醴皆

所以自香潔

百吏庶民畢從及藉后稷監

古懺反下同

之膳夫農

正陳藉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墾

銖音一墾一耜之墾也王

無偶以班三之

一班次也三之下各三其上也王

庶人終

於千畝

終盡耕也

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

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

歆饗也

班

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誓帥音官以省風土

音官樂官也風土以

音律省土風風氣和則土氣養

廩於藉東南鍾而藏之

廩御廩一名神倉東南生長之

處鍾聚也謂為廩以藏王所藉田以奉粢盛

而時布之於農

布賦也

稷則徧戒

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

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

一之先往也

農正再之

農正后稷

之佐田畯也故次農師

后稷三之

后稷農官之君故次農正

司空四之

司空主道路溝

洫故次后稷

司徒五之

司徒省民故次司空

大保六之大師七之

大保大師

天子三公佐王論道記監衆官不特掌事故次司徒

大史八之

大史掌達官府之治故次大師

宗

伯九之

宗伯卿官掌相王之典禮若王不與祭則攝位故次大史

王則大徇

大徇帥公卿大

夫親行農也

耨穫亦如之

如之如耕時也

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

修其疆畔日服其耨不解於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

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

謂求利變

易役使干  
亂農功

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

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  
優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置神之祀  
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

仲山父諫立少

魯武公以括與戲見王

韋氏曰獻公子武公敖也括武  
公長子伯御也戲括弟懿公也

王立戲

以為  
太子

樊仲山父諫曰不可立也

仲山父王卿  
士食邑於樊

不

順必犯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



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  
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魯從之而  
諸侯傲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  
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魯  
侯歸而卒及魯人殺懿公而立伯御三十二年宣王伐  
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

按上五事皆周宣王以前  
文章不見於書而幸見於

國語有志學古  
者其深味之

富辰諫以狄伐鄭

左氏傳傳  
二十四年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

彌帥師伐滑

杜氏曰鄭大夫

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

二子周大夫

鄭

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

也

怨王助衛為滑請

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

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

無親疏也

其次親親

以相及也

先親以及疏推恩以行義

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

親戚以蕃屏周

弔傷也咸同也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疏其親戚以至滅亡故廣封其兄弟

管

蔡邠霍魯衛毛聃邴雍曹滕畢原鄆郇文之昭也

十六國皆

文王  
子也

邠晉應韓武之穆也

四國皆  
武王子

凡蔣邢茅昨祭周公

之允也

允嗣也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

周而作詩

類善也糾收也召穆公周卿士名虎召采地周厲王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缺召穆公於

東都牧會宗族特作此周公之樂歌常棣詩屬小雅

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

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如是

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

親其若之何庸勲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

庸用也  
暱親也

即聳從昧與頑用嚚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

也

崇聚也

鄭有平惠之勲

平王東遷晉鄭是依惠王出奔號鄭納之是其勲也

又有

厲宣之親

鄭始封之祖桓公友周厲王子宣王母弟

棄嬖寵而用三良

七年殺嬖

臣申侯十六年殺寵子子華也三良叔詹堵叔師叔所謂尊賢

於諸姬為近

道近當

四

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

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囂狄皆則

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

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

親屏周召穆公亦云

周公作詩召公歌之故言亦云

今周德既衰於是

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

變周召親兄弟之道

民未忘

禍王又興之

前有子頹之亂中有叔帶召狄故曰民未忘禍

其若文武何王弗

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

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

厭

施功勞也有勞則望報過甚

狄固貪惓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

無終

婦女之志近之則不知止足遠之則忿怒無已終猶已也

狄必為患王又弗聽

富辰諫以翟女為后

國語下同

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

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利內則福由之利外則取禍

今王外利矣

韋氏曰樹利於翟

其無乃階禍乎昔摯疇之國也

由大任杞繒由大妣齊許申呂由大姜陳由大姬是皆  
能內利親親者也昔鄢之亡也由仲任密須由伯姑鄩  
由叔妘聃由鄭姬息由陳嬀鄧由楚曼羅由季姬廬由  
荆嬀是皆外利離親者也王曰利何如而內何如而外  
對曰尊貴明賢庸勲長老愛親禮新親舊然則民莫不  
審固其心力以役上令官不易方而財不匱竭求無不

至動無不濟百姓兆民夫人奉利而歸諸上是利之內也若七德離判民乃攜貳各以利還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夫翟無列於王室鄭伯南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翟豺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平桓莊惠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勲也鄭伯捷之齒長矣王而弱之是不長老也翟隗姓也鄭出自宣王王而虐之是不愛親也夫禮新不間舊王以翟女間姜任非禮且棄舊也

姜氏任氏之女世為王妃嬪  
今以翟女代之為棄舊也

王一舉

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翟翟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王弗聽十八年王黜翟后翟人來誅殺譚伯富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不出王其以我為懟乎乃以其屬死之

內史過論晉君臣

襄王使召公過及內史過賜晉惠公命呂甥卻芮相晉侯不敬晉侯執玉卑拜不稽首內史過歸以告王曰晉



不亡其君必無後且呂卻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夏書有之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無與守邦在湯誓曰予一人有臯無以萬夫萬夫有臯在余一人在盤庚曰國之臧則維女衆國之不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如是則長衆使民不可不慎也民之所急在於大事先王知大事之必以衆濟也故祓除其心以和惠民考中度衷以涖之昭明物則以訓之制義庶孚以行之祓除其心精也考中度衷忠也昭明物則禮也制義庶孚信也然

則長衆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禮不順非信

不行今晉侯即位而背内外之賂

背外不與秦地背內不與里玉之田虐

其處者棄其信也

虐其處者殺里玉之黨

不敬王命棄其禮也施

其所惡棄其忠也以惡實心棄其精也四者皆棄則遠

不至而近不和矣將何以守國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

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

事君諸侯春秋受職於王以臨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

以儆其官

中廷之左右曰位門屏之間曰著

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共

其上猶恐有墜失也故為車服旗章以旌之為摯幣瑞

節以鎮之為班爵貴賤以別之為令聞嘉譽以聲之

謂有

功德者則以策命述其功美進爵加錫以聲之

猶有散遷解慢而著在刑辟流

在裔土於是乎有夷蠻之國有斧鉞刀墨之民而況可  
以淫縱其身乎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亹亹怵惕保  
任戒懼猶曰未也若將廣其心而遠其鄰陵其民而卑  
其上將何以固守夫執玉卑替其摯也拜不稽首誣其  
王也替摯無鎮誣王無民夫天事恒象任重享大者必

速及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執人亦將替之  
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襄王三年而立晉  
侯八年而隕於韓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無胄秦人殺

子金子公

子金呂甥子公卻芮之字也按惠王十五年有神降於莘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固有

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精潔惠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同其民人神饗而民聽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佚荒怠麤穢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攜貳明神弗錫而民有遠志民人怨痛無所依懷故神亦往焉觀其苛慝而降之禍是以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王曰其誰受之曰在執土王曰何為福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逢福淫而得神是謂逢

禍今號少荒其亡乎王使太宰忌父帥傅氏及祝史奉犧牲玉鬯往獻焉內史過從至虢虢公亦使祝史請土焉內史過歸告王曰虢必亡矣不禋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精意以享禋也慈保庶民信也今虢公動匱百姓以逞其違離民怒神而求利焉不亦難乎此章在論晉君臣之前其間有涉巫史之語故不全錄

### 單襄公言陳必亡

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覲

矣道茀不可行也

韋氏曰火心星也覲見也草微塞路為茀朝見謂夏正十月晨見於辰

候不在疆

候候人也掌送迎賓客者疆境也

司空不視塗

司空卿官掌道路也澤

不陂

陂障也

川不梁

流曰川梁渠梁

野有庾積

露積也

場功未畢

治場

未畢也

道無列樹

古者列樹以表道且為城守之用

墾田若薺

發田曰墾薺猶蒔也

言其稀少

膳宰不致餼

膳宰膳夫也掌賓客之牢禮生曰餼

司里不授館

司里里宰也掌授客館

國無寄寓

寓亦寄也無寄寓者不為廬舍可以寄羈旅之客

縣無

施舍

四句為縣縣方六十里施舍者所以施舍賓客負任之處

民將築臺於夏氏及

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弗見單

子歸告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

辰角見而雨畢

辰角大辰蒼龍之角角星名也見者朝見東方建戌之初寒露節也雨畢者殺

氣日盛雨  
氣盡也

天根見而水涸

天根亢氏之間也涸竭也謂  
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

見水潦  
盡竭也

木見而草木節解

木氏也謂寒露之後十日陽  
氣盡草木之枝節皆理解也

駟見而隕霜

駟天駟房星也隕落也  
謂建戌之中霜始降

火見而清風戒寒

謂霜降之後清風先至  
所以戒人為寒備也

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

涸而成梁

教謂月令  
之屬也

草木節解而備藏隕霜而冬裘具

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

夏令夏后氏之令周所因也除道所  
以便行旅成梁所以便民使不涉也

其時倣曰收而場

功倣而畚揭

時倣時所以倣告其民也收而場功使人  
修園倉也倣具也畚器名土龍也揭昇土

之器具汝畚揭將以築作也

營室之中土功其始

定謂之營室謂建亥小雪之中定星

昏正於午土功可以始也詩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

火之初見期於司里

期會也致其築

作之具會於司里之官

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

下者也今陳國火朝覲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棄澤不

陂障川無舟梁

舟梁以舟為梁也

是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

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

鄙四鄙十里有廬廬有飲食

國有郊

牧

國外曰郊牧放牧之地

置有寓望

置境也境界之上有寄寓之舍候望之人

數有圃

草

澤無水曰藪圃大也必有茂大之草以備財用

囿有林池

囿苑也林積木池積水也

所以



禦災也其餘無非穀土民無縣耜言常用也野無與草不奪

民時不蔑民功有優無匱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序

民今陳國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不墾者多功成而不收民

罷於逸樂是棄先王之法制者也周之秩官有之秩官周常

官篇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關尹司關掌四方賓客叩關則為之告行理

以節逆之理吏也逆迎也執瑞節為信而迎之也行理小行人候人為導導賓至於朝出

送之卿出郊勞聘禮曰賓至於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門尹除門門尹司門

也除門埽除門庭也宗祝執祀宗宗伯祝太祝也執祀賓將有事於廟則宗祝執祭祀之禮司

里授館

司里授客所當館次於卿也聘禮卿致館

司徒具徒

具徒役修道路之委積

司

空視塗

視險易也

司寇詰姦

禁詰姦盜

虞人入材

虞人掌山澤之官祭祀賓客各

供其材

甸人積薪

甸人掌薪蒸之官也

火師監燎

火師司火燎庭燎也

水師監

灌

水師掌水監滌灌之事者

膳宰致餐

熟食曰餐

廩人獻餼

生曰餼禾米也

司馬

陳芻

司馬掌帥圉人養馬故陳芻圉人職屬司馬

工人展車

展省客車補傷敗也

百官

各以物至賓入如歸是故小大莫不懷愛其貴國之賓

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則皆官正涖事

正長也涖

也臨上卿監之若王巡守則君親監之今雖朝也不才有

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而司事莫至是蔑先王之官也先王之令有之曰

文武之教

天道賞善而罰淫故

凡我造國無從非彝無即慝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陳侯不念胤續之常棄其伉儷妃嬪而帥其卿佐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袞冕而南冠以出不亦簡彝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之教茂帥其德也猶恐隕越若廢其教而棄其制蔑其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能久

乎六年單子如楚八年陳侯殺於夏氏九年楚子入陳

### 太子晉諫壅川

靈王二十二年

韋氏曰靈王大心也

穀洛鬪將毀王宮

穀洛二水名鬪者兩

水格有似於鬪落在王城之南穀在王城之北東入於渰至靈王時穀水盛出於王城西而南流合於洛水毀王城西南將及王宮故齊人城郊王欲壅之欲壅防穀水使北出也太子晉諫曰

不可

晉靈王太子也蚤卒不立

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

墮毀也

不崇

穀

崇高也澤無水曰穀

不防川

防障也流曰川

不實澤

澤居水也實決也不為此四者為其

反天性

夫山土之聚也穀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

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導其

氣陂塘汚庫以鍾其美

美謂滋潤

是故聚不阨崩而物有所

歸

大曰崩小曰阨

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

沈伏也滯積也越遠也

是以民

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

物有所歸故生有財用山陵不崩故死有所葬

然則無

天昏札瘥之憂而無饑寒乏匱之患

短折曰夭狂惑曰昏疫死曰札瘥病

也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

虞度也

古之聖王唯此之慎

慎逆天地之性

昔共工棄此道也虞於湛樂淫失其身欲壅防

百川墮高堙庫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禍亂並

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宓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

之過堯用殛之於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之非度釐改制

量象物天地比類百川儀之於民而度之於羣生共之

從孫四岳佐之

共共工也從孫昆弟之孫也四岳官名主四岳之祭為諸侯伯佐助也言共工

從孫為四岳之官掌帥諸侯助禹治水

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封

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九澤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

九隩

隩內也九州之內皆可宅居

合通四海

使之同軌

故天無伏陰

伏陰夏有

霜地無散陽

散陽李梅冬實

水無沈氣

沈伏也無伏積之氣

火無災燂

燂燄

起貌天曰神無間行間行姦神民無淫心陰陽調財用

災人曰火逆數四時物無害生蝗螟之屬帥象禹之

功度之於軌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嘉之昨以天

下昨祿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

也祉福殷盛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者以其能以善福殷

下為富天下生有萬物昨四岳國命為侯伯堯以四岳佐禹賜姓曰姜氏

曰有呂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肱臂

厚也氏曰有呂者以四岳能輔成禹此一王四伯豈緊

多寵皆亡王之後

王謂禹四伯  
謂四岳也

唯能釐舉嘉義以有胤

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雖衰祀鄩猶在

祀鄩二國  
夏後也

申

呂雖衰齊許猶在

申呂四岳之後商周之世  
或封於申齊許其族也

唯有嘉功

以命姓受祀迄於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愾淫之心間

之

愾慢也

故亡其氏姓踣弊不振絕後無主堙替隸圉

堙沒

也替廢也隸役  
也園養馬者

夫亡者豈繫無寵皆黃炎之後也唯不

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

之則以殄滅無胤至於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



之心間之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繇於民神而儀於物則故高朗令終顯融昭明命姓授氏而附之以令名若啟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呂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鯀之敗焉今吾執政母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至於爭明以妨王宮王而飾之母乃不可乎

單穆公諫鑄大錢

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

葉氏曰景王周靈王之子景王貴也二十一年魯昭之十

八年也錢者金幣之名單穆公曰不可穆公王卿士單靖公之曾孫

古者天災降戾

降下也戾至也災謂水旱蟲螟之類

於是乎量資幣權輕

重以振撙民

量猶度也資財也權稱也振賑也

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

以行之

民患幣輕而物貴則作重幣以行其輕也

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

皆得焉

重曰母輕曰子以子貿物物輕則子獨行物重則以母權而行之子母相通民皆得其欲

若

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

而行小大利之

堪任也不任之者幣重物輕妨其用也故作輕幣雜而用之以重者貿其貴以

輕者貿其賤子權母者母不足則以子平而行之故錢小大民皆以為利也

今王廢輕而作

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

廢輕而作重則本竭而末害故民失其資也

若匱王

用將有所乏

民財匱無以供上故王用將乏也

乏則將厚取於民

厚取厚斂

也

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也

給供也遠志遁逃也

且夫備有未

至而設之

備國備也未至而設之謂豫備不虞安不忘危

有至而後救之

至而後救

之謂若救火療疾量資幣平輕重之屬

是不相入也

二者先後各有宜不相入不相為用也

可先而不備謂之怠

怠緩也

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災

謂民未患

輕而重之離民匱財是謂召災

周固羸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

佐災無乃不可乎

言周固已為羸病之國天降禍災未厭已也

將民之與處

而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召之則何以經國國無經則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王樹德於民以除之

夏書有之曰關石餗均王府則有

夏書逸書也關門關之征也石今之斛也

言征賦調均則王之府藏常有之

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榛楮濟濟

詩大

雅旱麓之首章也旱山名山足曰麓榛似栗而小楮木名濟濟盛貌盛者言王者之德被及也

愷悌君

子干祿愷悌

愷樂也悌易也干求也君子謂君長也言陰陽調草木盛故君子以求祿其心樂易

夫旱麓之榛楮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

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

肆極也既盡也

民力彫盡田疇荒蕪

資用乏匱

彫傷也穀地為田麻地為疇

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

樂之有焉

險危也

且絕民用以實王府

絕民謂廢小錢鉅而鑄大也

猶

塞川原而為潢汚也其竭也無日矣

大曰潢小曰汚竭盡也無日無日數

也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

備亡無救災之備也

吾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急棄者多矣

周官周六官災備備災之法今

而又奪之資以益其災是去其藏而翳其人也王其圖

之

善政藏於民

王弗聽卒鑄大錢

又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單穆公諫問之伶州鳩州

鳩亦諫然所論者鐘律之事學者未易識獨穆公所謂耳目心之樞機也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

明州鳩所謂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為和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和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民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今三年之中而害金再興焉懼一之廢也韋氏謂害金害民之金謂錢及鐘也此皆名言故附此

右有周諸臣論諫之辭凡十事

王告

議論二

石碯諫寵州吁

左氏傳下同隱三年

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

杜氏曰得臣齊太子也

美

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於陳曰厲嬀生孝伯

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已子

雖為莊姜子然太子之位未定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

嬖親幸也

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

惡之石碯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

石碯衛大夫

弗納於

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

劉炫曰此四者所以

自邪已身言為之不已將至於邪邪謂惡逆之事。愚按石碯之意蓋謂驕奢淫佚乃邪之所自起而所以有此四者由寵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

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

此如

者少也降其身則必恨恨則思亂不能自安自重。釋言曰矜重也且夫賤妨貴少陵長

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  
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  
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

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明年州吁弑桓公  
完石碯卒能殺州

吁以復君之讎又併其子殺之故君子曰石碯純臣也  
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方莊公之寵  
州吁也碯能諫之及州吁之篡桓公  
也碯又能誅之可謂社稷之臣矣

臧僖伯諫觀魚

五年春

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

杜氏



曰臧僖伯公子驅也  
僖謚也大事祀與戎

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

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

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

敗也

言器用眾物不入法度則為不軌不物亂敗之所起

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

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為名皆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

於農隙以講事也

各隨時事之閒

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

雖四時講

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取而還振整也旅眾也歸而飲至

以數軍實

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

昭文章

車服旌旗

明貴賤辨等

列等列順少長

出則少者在前還則在後所謂順也

習威儀也鳥獸之肉

不登於俎

俎祭宗廟器

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

謂以飾法

度之器

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

資阜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

士臣阜阜臣與與臣隸言取此雜猥

之物以資器備是小臣有司之職非諸侯之所親也公曰吾將畧地焉

孫辭以畧地畧摠攝

巡行之名遂往陳魚而觀之

陳設張也公大設捕魚之備而觀之

僖伯稱疾不

從書曰公矢魚於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矢亦陳也棠他境故曰遠

地。胡文定公曰諸侯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今隱公怠棄國政遠事逸遊僖伯之忠言不見納又從

而為之辭是縱欲而不能自克之以禮也 愚按僖伯所陳皆先王之典法人君之一遊一豫其可輕也哉後世本紀書曰某日畋於某所某日獵於某地者其得罪於先王甚矣

### 臧哀伯諫納郕鼎

桓二年

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於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郕大鼎賂公

杜氏曰郕國所造器也

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夏四月取郕

大鼎於宋戊申納於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

臧哀伯魯大夫

僖伯之子 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

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以茅飾屋著儉也清廟肅然清靜之稱

大路越席大路玉路祀天車也越席結草大羹不致大羹肉汁不致五味粢食不

鑿黍稷曰粢不精鑿昭其儉也此四者皆示儉衮冕黻珽衮畫衣也冕冠也黻韋韞

以蔽膝也帶裳幅舄帶革也衣下曰裳幅舄行膝者舄履衡紃紃紃衡維

持冠者純冠之垂者紃纓從下而上者經冠上覆昭其度也尊卑各有制度藻率鞞鞞

鞞率以韋為之所以藉玉鞞佩刀削上飾鞞下飾鞞厲游纓鞞紳帶也一名大鞞

游旌旗之游纓在昭其數也尊卑各有數火龍黼黻火畫火也龍畫

馬膺前如索羣

龍也白與黑謂之黼形若斧  
黑與青謂之黻兩色相戾

昭其文也

以文章明貴賤

五色比

象昭其物也

車服器械之有五色皆以比象天地四方以示器物不虛設

錫鸞和鈴

昭其聲也

錫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旗動皆有鳴聲

三辰旂旗昭其明也

三辰日月星也畫於旂旗象天之明

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

登降謂上下尊卑

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

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減德立違

謂立華督違命之臣

而寘其賂器

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  
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郤鼎在廟章孰甚焉武

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義士猶或非之

蓋伯夷之屬

而況將

昭達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

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

內史周大夫官

也僖伯諫隱觀魚其子哀伯諫桓納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故曰其有後於魯。胡文定公曰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不受而強致之謂弑逆之賊不能致討而受其賂器寘於大廟以明示百官是教之皆為禽獸夷狄之行也公子牙慶父仲遂意如之惡又何誅焉愚謂桓公本以弑立故不復知宋君弑立之惡也臧哀伯之言始若平緩至臧德立違以後乃始句句激切論事體當如是

宮之奇諫假道

僖五年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

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翫習也一之謂甚其可

再乎為二年假晉道滅下陽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

虢之謂也輔頰輔車牙車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

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大伯虞仲皆大王之子不從父

命俱讓適吳仲雍支子封西吳虞公其後也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王季者大伯虞

仲之母弟也虢仲虢叔王季之子文王之母弟也仲叔皆虢君字為文王鄉士勲在王

室藏於盟府盟府司將虢是滅何愛乎虞且虞能親於

桓莊乎其愛之也

正義曰愛之謂愛虞也虞豈能親於桓莊乎其當愛此虞也

桓莊

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偏乎

桓叔莊伯之族晉獻公之從祖昆弟獻公患其

偏盡殺之事在莊二十五年

親以寵偏猶尚害之況以國乎公曰吾

享祀豐潔神必據我

據猶安也

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

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

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緊物

黍稷牲玉無德則不見饗有德

則見饗言物一而異用

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

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

臘歲終祭  
殷神之名在

此行也晉不更舉矣

不更  
舉兵

管仲論受鄭子華

僖七年

秋盟于甯母謀鄭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於諸侯諸

侯官受方物

杜氏曰諸侯官司各於齊  
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

鄭伯使大子華

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

命

三族鄭  
大夫

君若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

不利焉

以鄭事齊如封內臣

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

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

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

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

子華犯父命是其釁隙

對曰君若

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

不暇豈敢不懼若摠其罪人以臨之

摠將領也子華奸父之命即罪人

鄭有辭矣何懼

以大義為辭

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

姦何以示後嗣

列姦用子華

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

不記記姦之位

位會位也子華為姦人而列在會位將為諸侯所記

君盟替矣作

而不記非盛德也

君舉必書雖復齊史隱諱亦損盛德

君其勿許鄭必受

盟夫子華既為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

免

介因也

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

辭馬子華由是得罪於鄭

呂成公曰觀此見得管仲猶有三代氣象其曰君若綏之

以德云云此等言語蓋嘗聞先生長者之餘論惜其急於功利俯首以就桓公自小之爾

司馬子魚論用人于社

十九年

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

杜氏曰睢

水受汴東經陳留梁縣沛彭城縣入泗此水次有妖神  
東夷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按用人祭鬼已見於

此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子魚公子目夷也六畜不相為用謂

若祭馬先不用馬小事不用大牲正義曰雜記言釁廟用羊門夾室皆用雞隱公十年傳稱

鄭伯之詛使卒出殯行出犬雞如此之類皆是不用大牲也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

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

以屬諸侯三亡國魯衛邢義士猶曰薄德謂欽因亂取今一會

而虐二國之君宋公三月以會召諸侯執滕子六又用

諸淫昏之鬼非周社故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恐其亡國

臧文仲諫卑邾

二十二年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

杜氏曰臧卑小也

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詩小雅言常戒懼

又曰敬之敬之

天惟顯思

顯明也思猶辭也

命不易哉

周頌言有國宜敬戒天明臨下奉承其命甚難

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

無謂邾小蠱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

師戰於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

魚門邾城門

臼季請用冀缺

僖三十三年八月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白狄子

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

杜曰臼季晉臣也冀晉邑耨鋤也野

饁曰

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

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

如見大賓

承事如祭

常謹敬也

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

缺父冀尚欲殺

文公在二

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

禹鯀子

管敬

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

弟不共不相及也

康誥周書祗敬也

詩曰采芣采菲無以下體

君取節焉可也

詩國風也葑菲之菜上善下惡食之者不以其惡而棄其善言可取其善節

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

中軍

且居先軫之子其父死敵故進之

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

舉卻缺子之功也

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

以一命命卻缺為卿

復與之冀

還其父故邑

季文子論出莒僕

文十年

莒紀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

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

觀德

杜氏曰則法也合法則為吉德

德以處事

處猶制也

事以度功

度量也

功

以食民

食養也

作誓命曰毀則為賊

誓要信也毀則壞法也

掩賊為

藏

掩匿也

竊賄為盜

賄財也

盜器為姦

器國用也

主藏之名

以掩賊為



名賴姦之用

用姦器也

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

誓命

以下皆九刑之書九刑之書今亡

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

還猶周旋

孝敬

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

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

姦兆也

兆域也

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

不度於善

度居也

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

才子八人

高陽帝顓頊之號八人其苗裔

蒼舒隤散檮戾大臨危降庭

堅仲容叔達

此即垂益禹皋陶之倫庭堅即皋陶字

齊聖廣淵明允篤誠

天下之民謂之八愷

齊中也淵深也允信也篤厚也愷和也

高辛氏有才

子八人

高辛帝譽之號八人亦其苗裔

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

叔豹季狸

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

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

謂之八元

肅敬也懿美也宣徧也元善也

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

其名

濟成也隕隊也

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

后土

后土地官禹作司空平水土即主地之官

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

成

揆度也成亦平也

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

契作司徒五教在寬故知契在

八元之中

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

內諸夏外夷狄

昔帝

鴻氏有不才子

帝鴻黃帝

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

蕞不友是與比周

醜亦惡也此近也周密也

天下之民謂之渾敦

謂驢

兜渾敦不

少皞氏有不才子

少皞金天氏之號

毀信廢忠崇飾

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

崇聚也靖安也庸用也回邪也服行

也蒐隱也慝惡也盛德賢人也

天下之民謂之窮奇

謂其工其行窮其好奇

頹頑

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

話善也

告之則頑

德義不入

心舍之則嚚

不道忠信

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

檇杻

謂鯀檇杻頑凶無俦匹之貌

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

至於堯堯不能去

方以宣公比堯行父比舜故言堯亦不能去須賢臣而除之

縉雲

氏有不才子

縉雲黃帝時官名

貪於飲食冒於貨賄侵欲崇侈

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

冒亦

貪也盈滿也實財也

天下之民以比三凶

非帝子孫故別以比三凶

謂之饕餮

貪財為饕貪食為餮

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

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魑魅

投棄也裔遠也放之四遠使當魑魅之災魑魅山林異氣

所生為人害者

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

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

五典克從無違教也

徽美也典常也此八元之功

曰納于百揆百揆

時序無廢事也

此八愷之功

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

也

流四凶

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

舉十六相去四凶也

今行父雖

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

於戾乎

史克激稱以辨宣公之惑釋行父之志故其言美惡有過辭蓋事宜也。按四凶在堯時罪惡

未著前

輩論之詳矣今云堯不能去非也又是年冬十月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季孫行父如齊傳曰文公二

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

公會行父歷數莒僕之罪當矣而不知襄仲之惡近在目

前而不能正反與之先後如齊以求昏與會焉是陷身於盜賊之黨而不自知也且其言曰見無禮於君者猶鷹鷂之逐鳥雀也如襄仲者其有禮乎其無禮乎梟獍在前而不知逐顧區區以去鳥雀為能而曰此舜功二十之一也豈不可哂也哉愚既錄其文不得不論其實惡與視夫人姜氏之子正嫡也襄仲公子遂也

楚申叔時論縣陳

宣十一年

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

十年夏徵舒弑君

謂陳人無動將討

於少西氏

少西徵舒之祖子夏之名

遂入陳殺夏徵舒輶諸栗門

輶車

裂也栗門陳城門

因縣陳

滅陳以陳侯在晉為楚縣

陳侯在晉

靈公子成公午

申叔時使

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弑其君

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

楚縣大夫皆僭稱公

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

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

曰牽牛以蹊人之田

抑辭也蹊徑也

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

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

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

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

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

叔時謙言小人意淺謂譬如取人物於其懷而還之

猶愈於不還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

晉伯宗論伐狄

宣十五年

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

傷潞子之目

杜氏曰酆舒潞相

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

酆舒有三雋才

雋絕異也言有才藝勝人者三

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

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嗜酒二

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

仲章潞賢人也黎氏黎侯國

虐我伯姬

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



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

審其政令

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母乃

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

由用也

天

反時為災

寒暑易節

地反物為妖

羣物失性

民反德為亂亂則妖

災生故文反正為乏

文

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

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鄆舒奔衛衛人歸

諸晉晉人殺之

魏絳對晉侯

襄三年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

杜氏曰僕御也

晉侯

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

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

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

僕人晉侯

御僕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

斯司馬

斯此也

臣聞師衆以順為武

順莫敢違

軍事有死無犯

為敬

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

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

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

懼自犯不武不

敬之

不能致訓至於用鉞

用鉞斬楊干之僕

臣之罪重敢有不

從以怒君心

言不敢不從戮

請歸死於司寇

致尸於司寇使戮之

公跣而

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

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

為請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

佐新軍

羣臣旅會今欲顯絳故特為設禮食

魏絳請和戎

襄四年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

杜氏曰無終山戎國名孟樂其使臣

因魏莊子

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

欲戎與晉和  
莊子魏絳

晉侯曰戎狄無

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

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

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

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

夏訓夏書有窮國名后  
君也羿有窮君之號

公曰后

羿何如

怪其言不  
次故問之

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

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

禹孫大康淫放失國夏人立  
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

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  
曰有窮鉏羿本國名

恃其射也

羿善  
射

不修民事而淫

於原獸

涵放  
原野

棄武羅伯因熊髡虜圉

四子皆羿  
之賢臣

而用寒

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

夷氏信而使之以為已相浞行媚於內

內宮

而施賂於外

愚弄其民

欺罔也

而虞羿於田

樂之以  
遊田

樹之詐慝以取其

國家

樹立也

外內咸服

信浞詐

羿猶不悛

悛改也

將歸自田家

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於窮門

殺之於國

門靡奔有葛氏

靡夏遺臣  
事羿者

浞因羿室

就其  
妃妾

生澆及豷恃

其讒慝詐偽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

二國夏同姓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依

處澆於過處殪於戈

過戈皆國名

靡自

有禹氏收二國之燼

燼遺民

以滅浞而立少康

少康夏后相之子

少康滅澆於過后杼滅豷於戈

后杼少康子

有窮由是遂亡

失人故也

浞因羿室故不改有窮之號

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

官官箴王闕

辛甲周武王大史闕過也使百官各為箴辭戒王過

於虞人之箴

掌田獵

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

芒芒遠貌畫分也

經啓九道

啓開九州

之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

人神各有所歸故德

不亂在帝夷羿冒於原獸

冒貪也

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

言但

念武不可重重猶數也用不恢于夏家羿以好武雖有夏家而不能恢大之獸

臣司原敢告僕夫獸臣虞人告僕夫不敢斥尊虞箴如是可不懲乎

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及后羿事公曰然則莫如和我

乎對曰和我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荐聚也易猶輕也

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聳懼

狎習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

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頓壞也鑒於后羿而用德度以后羿為

鑒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脩民

事田以時

傳言晉侯能用善謀

魏絳辭賜金石之樂

襄十一年

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

杜氏曰悝觸蠲皆樂師名

廣車軼車

淳十五乘甲兵備

廣車軼車皆兵車名淳耦也

凡兵車百乘

他兵車及廣軼

共百乘歌鐘二肆

肆列也縣鐘十六為一肆二肆三十二枚

及其鐃磬

鐃磬皆樂器

女樂二八

十六人

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

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

不諧

諧亦和也

請與子樂之

共此樂

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



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

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

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

詩小雅也謂諸侯有樂美之德可以鎮撫天子之邦殿鎮也

樂只君子福祿攸同

攸所也

便蕃左右亦是帥從

便蕃數也言遠

人相帥來服從便蕃然在左右

夫樂以安德

和其心也

義以處之

處位也

禮以

行之

行教令

信以守之

守所行

仁以厲之

厲風俗

而後可以殿

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

言五德皆備乃為樂非但金石

書曰居

安思危

逸書

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

規正也按悼公至此志意

少衰故絳以此規之  
可謂忠臣之心矣

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

人無以待戎

待遇接納

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

司盟之府有賞功之制

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

石之樂禮也

禮大夫有功則賜樂

師曠論衛人出君

襄十四年

師曠侍於晉侯

師曠晉樂大師子野

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

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

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

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

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

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

失性有君而為之貳

貳卿佐

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

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

貳宗宗子之副貳者

士

有朋友庶人工商阜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

則賞之

賞謂宣揚

過則匡之

匡正也

患則救之

救其難也

失則革之

革更也

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

補其愆過察其得失

史為書

謂大史君舉則書

瞽為詩

瞽盲者為詩以風刺

工誦箴諫

工樂人也誦箴

諫之辭

大夫規誨

規正諫誨其君

士傳言

士卑不得徑達聞君過失傳告大夫

庶人

謗

庶人不與政聞君過則誹謗

商旅於市

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

百工獻

藝

獻其技藝以喻政事

故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於路

逸書道人行人之官

也

官師相規

官師大夫自相規正

工執藝事以諫

所謂獻藝

正月孟春

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

於民上

肆放也

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傳善師曠

能因問盡言。又昭八年春石言於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

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讎動於民則有非言之  
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凋盡怨讎並作莫保其性石  
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虎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  
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微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  
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  
唯躬是瘁哿笑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  
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  
必有咎夫子知之矣

### 穆叔論立子禰

襄三十一  
年六月

公薨于楚宮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禰

杜氏曰齊  
謚禰昭公

名穆叔不欲曰大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

立庶  
子則

以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

先人事後卜筮  
也義鈞謂賢等

非適

嗣何必娣之子

言子野非適嗣

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

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

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

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

也

為昭二十五年公孫於齊傳

北宮文子論威儀

襄三十一年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圉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

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  
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  
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  
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  
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  
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  
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  
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杜氏曰詩邶風棣棣  
富而閑也選數也

言君臣上下

父子兄弟内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

以威儀

詩大雅攸所也攝佐也

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

周書數文王之德

逸書

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

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

大雅

又言文王行事無所斟酌唯在則象上天

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

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

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

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

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



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後園

果弑共王而立是為靈王

晉司馬侯論三不殆

昭四年

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於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

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  
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  
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  
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  
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況  
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  
不殆其何敵之有也殆危也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  
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

也四嶽

東嶽岱西嶽華南嶽衡北嶽恒

三塗

在河南陸渾縣南

陽城

在陽城縣東北

大

室

在河南陽城縣西北

荆山

在新城沭鄉縣南

中南

在始平武功縣南

九州之險

也是不一姓

雖是天下至險無德則滅亡

冀之北土

燕代

馬之所生無

興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

務脩德音以享神人

亨通也

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

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

其國失其守宇

於國則四垂為宇

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

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為盟

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脩政德亡於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

女叔齊論魯侯不知禮

昭五年

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

杜氏曰往有郊勞去有贈賄

無失禮

揖讓之禮

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

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

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

民者也今政令在家

在大夫

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

也

羈莊公也  
孫懿伯也

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

謂伐莒  
取鄆

利人之難

謂往年莒  
亂而取鄆

不知其私

不自知  
有私難

公室四分民食於他

他謂  
三家

也言魯君  
與民無異

思莫在公不圖其終

無為公謀  
始終者

為國君難將

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

在恤民  
與憂國

而屑屑

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

知禮

時晉侯亦失政  
叔齊以此諷諫

遂啓疆論辱晉

五年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索氏大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

杜氏曰事皆可復行從

而不失儀

從順也

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

考之以先王

以先王之禮成其好

度之以二國

度晉楚之勢而行之

雖汰侈

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

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閹

刑足使守門

以羊舌肸為司宮

加官刑

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

可乎大夫莫對遂啓疆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耻匹

夫不可以無備况耻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耻人

朝聘有珪

珪以信為

享覲有璋

享饗也覲見也既朝聘而享見也臣為君使執璋也

小

有迷職

諸侯適天子曰迷職

大有巡功

天子巡守曰巡功

設機而不倚爵

盈而不飲

言務行禮

宴有好貨

宴飲以貨為好衣服車馬在客所無

殽有陪鼎

熟食為殮陪加也

入有郊勞

賓至逆勞之於郊

出有贈賄

去則贈之

賄以貨

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

失朝聘燕好之

道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

敗於鄢自鄢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

君臣

和也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耻之以召

寇讎備之若何

言何以為備

誰其重此若有其人耻之可也

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笑求諸侯而麋

至

麋羣也

求昏而薦女

薦進也

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



之猶欲耻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

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

五卿位在韓起之下皆三軍之特佐也成趙武之子吳荀偃之

子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

賁皇皆諸侯之選也

言非凡人

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

而使矣

襄韓無忌子也為公族大夫須起之門子年雖幼已任出使

箕襄邢帶

二人韓氏

族叔禽叔椒子羽

皆韓起庶子

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

也

成縣賦百乘也

羊舌四族皆彊家也

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

晉

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

五卿趙成以下八大夫祁午以下

輔韓

須揚石

石叔向子食我也

因其十家九縣

韓氏七羊舌氏四而言十家舉大數也羊

舌四家共二縣故但言彊家

長轂九百

長轂戎車也縣百乘

其餘四十縣遺守

四千

計遺守國者尚有四千乘

奮其武怒以報其大耻伯華謀之

伯華

叔向

中行伯魏舒帥之

伯中

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

怨

失昏姻之親

實無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

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

謝遠

厚為韓子禮王欲教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

言叔

向之

亦厚其禮

按晉於是時人材之多世族之盛如此豈可動哉其後欒郤胥原降為阜隸而

晉始弱然則有國者培植人才護養世族正自為計耳  
昧者乃翦棄而摧殘之是自愛其本撤其衛也遂啟驪  
所陳皆晉國實事故能感悟  
其君可為人臣言論之法

茅尹無宇對楚子

昭七年

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

杜氏曰析羽為旌王旌游至於軫

茅尹

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

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闖入焉

有罪亡人章華宮

無宇執之有

司弗與

王有司也

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

執無

宇王將飲酒

遇其歡也

無宇辭曰天子經畧

經營天下畧有四海故曰經畧

諸侯正封

封疆有定分

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土食土

之毛誰非君臣

毛草也

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

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

王至臺

下所以事上

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

阜臣與與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

養馬曰圉養牛

曰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

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

荒大也閱蒐也蒐亡人當大蒐其衆

所以得天下

也吾先君文王

楚文王

作僕區之法

僕區刑書名

曰盜所隱器

隱盜所得器

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

行善法故能啟疆北至汝水

若從有

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

言將逃

王事

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

逃主萃淵藪

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為淵藪集而歸之

故夫致死焉

人欲致死

討紂夫音扶又方于反

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

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

言王亦為盜

王曰取而臣以往

往去也

盜有寵未可得也

盜有寵王自謂

遂赦之

赦無字

屠蒯諫晉侯

昭九年

晉荀盈如齊逆女

杜氏曰自為逆

還六月卒於戲陽

魏郡內黃縣有戲陽

城殯於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崩趨入請佐公使

尊

公之使人執尊酌酒請為之佐

許之

公許之

而遂酌以飲工

工樂師師曠也

曰

女為君耳將司聰也

樂所以聽耳

辰在子卯謂之疾日

疾惡也紂

以甲子喪祭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為忌日

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

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

言痛疾過於忌日

女弗

聞而樂是不聰也

不聞是義而作樂

又飲外嬖嬖叔

外都大夫之嬖者

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

職在外故主視

服以旌禮

旌表也

禮以行

事

今事政

事有其物

物類也

物有其容

容貌也

今君之容非其

物也

有卿佐之喪而作樂歡會故曰非其物

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

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

氣和則志充

志以定言

在心為志發口為言

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

與工

璧叔侍御君者失官不聰明

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

為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

躒荀盈之子知文子

也佐下軍代父也說自解說

申無宇論城陳蔡不羹

昭十一年

楚子城陳蔡不羹

杜氏曰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

使棄疾為蔡公王問

於申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

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

子元鄭公子莊公寘

子元於櫟桓十五年厲公因之以殺櫟大夫檀伯遂居櫟卒使昭公不安位而見殺

齊桓公城穀

而寘管仲焉至於今賴之

城穀在莊三十二年

臣聞五大不在邊

五細不在庭

上古金木水火土謂之五官玄鳥氏丹鳥氏亦有五又以五鳩鳩民五雉為五工正

蓋立官之本也末世隨事施職是以官無常數今無宇稱習古言故云五大也言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

居遠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廷

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



丹在內

襄十九年  
丹奔楚

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臣何如對曰

鄭京櫟實殺曼伯

曼伯櫟伯也厲  
公得櫟又并京

宋蕭亮實殺子游

莊

十二

齊渠丘實殺無知

在莊九年渠丘今齊國西  
安縣也齊大夫殖廩邑

衛蒲

戚實出獻公

蒲實殖邑戚孫林父邑  
出獻公在襄十四年

若由是觀之則害

於國末大必折

折其本

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為十三年陳  
蔡作亂傳

晏子諫誅祝史

昭二  
十年

齊侯亦遂店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多在梁丘據

與裔款

杜氏曰二子  
齊嬖大夫

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

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不知其  
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

欲殺嚚固以辭  
謝來問疾之賓

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  
武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

祭祀陳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

家無猜疑之  
事故祝史無

求於  
鬼神

建以語康王

楚王

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

五君以為諸侯主也

五君文襄  
靈成景

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

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

君外內不廢

無廢事

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

愧心矣

君有功德祝史陳說之無所愧

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

與焉

與受其福

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

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辟違從

欲厭私

使私情厭足

高臺深池撞鐘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

聚

掠奪取也

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無度無所

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

薦信是言罪也

以實白神是為言君之罪

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

蓋掩

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

作虛辭以  
求媚於神

是以鬼神不饗其

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狐疾者為暴君使也其

言僭慢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

言非  
誅祝

史所  
能治

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

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

衡鹿舟鮫  
皆官名也言公專守

山澤之利  
不與民共

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闕暴征其私

介

也迫近國都之闕言邊鄙既入服政  
役又為近關所征稅枉暴奪其私物

承嗣大夫彊易其

賄

承嗣大夫  
世位者

布常無藝

藝法制也言  
布政無法制

徵歛無度宮室日

更淫樂不違

違去也

內寵之妾肆奪於市

肆放也

外寵之臣

僭令於鄙

詐為教令於邊鄙

私欲養求不給則應

養長也所求不給則應之

以罪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

聊攝齊西界

姑尤以西

姑尤齊東界

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

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脩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歛已責

### 晏子論梁丘據

齊侯至自田晏子侍於遯臺子猶馳而造焉

杜氏曰子猶梁丘據

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

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

魚肉燂之以薪

燂煇也

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

洩其過

濟益也洩滅也

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

亦如羹

君

所謂可而有否焉

否不可也

臣獻其否以成其可

獻君之否以成君可

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

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

詩殷頌中宗言中宗

能與賢者和齊可否其政如羹敬戒且平和羹備五味異於大羹

醢醢無言時靡有爭

聰總也。綴大也。言總大。先王之濟五味也。濟成和五聲也。政能使上下皆如和羹。

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也。須氣二體也。舞有文武。

三類。風雅頌。四物。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器。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黃鍾大簇姑洗。

蕤賓夷則無射也。陽聲為七音。周武王伐紂，自午及子，凡七日，王因此以數合。

之以聲，昭之故，以七同其八風。八方之風。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

三事，謂以相成也。此言九者合然。清濁小大短長疾徐之九功，後相成為和樂。

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周密君子聽。

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詩：幽風也。義取心平則德。

音無瑕開

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

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晏子論禮可為國

二十六年

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

杜氏

曰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歎也

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

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

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

謂以公量收

其施之民也



厚

謂以私量貸

公厚欽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

德與女式歌且舞

詩小雅義取雖無大德要有喜悅之心欲歌舞之式用也

陳氏之

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

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

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

守常業

士不濫

不失職

官

不滔

滔慢也

大夫不收公利

不作福

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

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

矣與天地並

有天地則禮義興

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

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

慈而教子孝而箴

箴諫也

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

妻柔而正姑慈而從

從不專

婦聽而婉

婉順也

禮之善物也

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

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稟受也。愚按晏子知陳氏之將移

齊國而為景公謀者惟曰禮可以己之不幾于迂闊事

情乎蓋禮所以辨君臣等上下者也使君臣上下之分

截然以明則雖有權強之臣且將退聽安得有他日篡

弑之禍哉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以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對之異時見用於魯欲收三家之政亦必自魯三都

始其曰家不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者所以正名辨分

而銷君弱臣強之患也晏子之見  
蓋有合於斯惜景公之不能用也

### 晏子論禳彗

昭二十六年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

杜氏曰祭以禳除之

晏子曰無益也祇取

誣焉天道不誥

誥疑也

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

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

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

不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

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若德回亂民將

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鮑文子諫伐魯

定公九年

陽虎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

杜氏曰三加兵於魯

齊侯

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

施氏魯大夫文子鮑國也

成十七年齊人召而立之至今七十四歲於是文子蓋九十餘矣

魯未可取也上下猶

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

大國晉也

而無天菑若之何取之陽

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亡已於是乎奮其

詐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

求容焉

求自容

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君富於季氏而大

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無

乃害乎齊侯執陽虎

伍員諫吳王許越成

哀元年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檣李也

杜氏曰檣李在定十四年

遂入越

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

上會稽山也

使大夫種因吳大

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

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

澆寒泥子封於

過者二斟夏同姓諸侯襄滅夏后相夏后相啟孫也后相失國依於二斟

復為澆后緡方娘逃出自竇后緡相妻歸于有仍后緡所滅

氏生少康焉為仍牧正慕澆能戒之甚毒也澆使椒求

之椒澆臣逃奔有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舜後諸侯也梁國有虞縣庖

正掌膳羞之官類此以得除已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思有虞君也虞思自以二

女妻少康而邑諸綸綸虞邑有田一成有衆一旅方十里為成五

百人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襄四年傳曰靡

自有禹氏牧二國之使女艾諫澆女艾少康臣諫侯也使季杼誘

殪殪澆弟也季杼少康子后杼也

遂滅過戈復禹之績

過澆國

祀夏配

天不失舊物

物事也

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

之不亦難乎

言與越成是使越豐大必為吳難

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

失人

所加惠賜皆得其人

親不棄勞

推親愛之誠則不遺小勞

與我同壤而世

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讎

猶言

天與不取

後雖悔之不可食已

食消也

已止也姬之衰也日可俟也

姬吳姓言可計日而待

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

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

生民聚財富而後教

之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

按國語云吳王夫差乃告諸大夫曰孤將有大志於

齊吾將許越成而無拂吾慮若越既改吾又何求若其不改反行吾振旅焉申胥諫曰不可許也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又非攝畏吾甲兵之彊也大夫種勇而善謀將還玩吳國於股掌之上以得其志夫固知君王之蓋威以好勝也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使吾甲兵鈍弊民人離落而日以憔悴然後安受吾殪夫越王好信以愛民四方歸之年穀時熟日長炎炎及吾猶可以戰也為虺弗摧為蛇將若何吳王曰大夫奚隆於越越曾足以為大虞乎若無越則吾何以春秋曜吾軍士乃許之成

逢滑論與吳

哀元年

吳之入楚也

在定四年

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曰



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從黨

都邑之人無田

者隨黨而立不知所與故直從所居田在西者居右在東者居左

逢滑當公而進

當公不左

不右曰臣聞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今吳未有福楚

未有禍楚未可棄吳未可從而晉盟主也若以晉辭吳

若何公曰國勝君亡非禍而何

楚為吳所勝

對曰國之有是

多矣何必不復小國猶復況大國乎臣聞國之興也視

民如傷是其福也

如傷恐驚動

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

也

芥草也

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

莽

草之生於廣野莽莽然故曰草莽

而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楚也

使懼而改過

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

言今至

陳侯從之

子胥諫伐齊

哀十一年

吳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

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

杜氏曰豢養也若人養犧牲非愛之將殺

之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

柔服求濟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

從事擊之

得志於齊猶獲

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

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  
剿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  
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

王孫氏

私使人至齊屬其子改姓為王孫欲以辟吳禍

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

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吳其亡乎三年其

始弱矣盈必毀天之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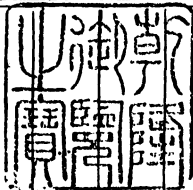
越人朝之伐齊勝之盈之道也為十三年越伐吳起。按

國語云吳王夫差既許越成乃大戒師徒將以伐齊中胥進諫曰昔天以越賜吳而王弗受夫天命有反今越王勾踐恐懼而改其謀舍其愆今輕其征賦施民所善去民所惡身自約也裕其餼庶其民殷衆以多甲兵譬

越之在吳也猶人之有腹心之疾也夫越王之不忘敗吳於其心也戚然服士以伺吾間今王非越是圖而齊魯以為憂夫齊魯譬諸疾疥癬也豈能涉江淮而與我爭此地哉將必越實有吳土王盍亦鑑於人無鑑於水昔楚靈王不君其臣箴諫以不入乃築臺於章華之上闕為石郭陂漢以象帝舜罷樊楚國以間陳蔡不修方城之內踰諸夏而圖東國三歲於沮汾以服吳越其民不忍飢勞之殃三軍叛王於乾谿王親獨行屏營徬徨於山林之中三日乃見其消人疇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疇趨而進王枕其股以寢於地王寐疇枕王以璞而去之王覺而無見也乃匍匐將入棘闥不納乃入芋尹申亥氏焉王縊申亥負王以歸而土埋之其室此志也豈遽亡於諸侯之耳乎今王既變鮑禹之功而高高下下以罷民於姑蘇天奪吾食都鄙荐饑今王將狠天而伐齊夫吳民離矣體有所傾譬如群獸然一个負矢將百群皆奔吳王其無方牧也越人必來襲我王雖悔之

其猶有及乎王弗聽十二年遂伐齊齊人與戰於艾陵齊師敗績吳人有功又曰吳王還自伐齊乃訊申胥曰昔吾先王體德聖明達於上帝譬如農夫作耦以刈殺四方之蓬蒿以立名於荆此則大夫之力也今大夫老而又不自安恬逸而處以念惡出則罪吾衆撓亂百度以妖孽吳國今天降衷於吳齊師受服孤豈敢自多先王之鐘鼓實式靈之敢告於大夫申胥釋劍而對曰昔吾先王世有輔弼之臣以能遂疑計惡以不陷於大難今王播棄黎老而孩童焉比謀曰余令而不違夫不違乃違也夫不違亡之階也夫天之所棄必驟近其小喜而遠其大憂王若不得志于齊而以覺寤王心吳國猶世吾先君之得之也必有以取之其亡之也亦有以棄之用能援持盈以沒而驟救傾以時今王無以取之而天祿亟至是吳命之短也員不忍稱疾辟易以見王之親為越之禽也員請先死將死曰而縣吾目於東門以見越之入吳國之亡也遂自殺王愠曰孤不使大夫得

有見也乃使取申胥之尸盛以鵝夷而投之於江按  
申胥之言可謂忠矣夫差既不之聽又從而戮之不二  
十年吳國遂墟古稱殺諫  
臣者必亡其國豈不信哉



文章正宗卷四

謹案卷四第十三頁後四行按惠王十五年刊本

惠訛晉據通鑑改

[illegible]